

腐了

李唯
著

败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

013044537

1247.5
3503

腐了

李唯 著

败了



北航

C1652095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47.5/35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腐了败了/李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09828-6

I. ①腐…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3001 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5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 9

印 数 1—15000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828-6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001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083 腐败分子潘长水

147 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

暗杀刘青山张子善

刘婉香于1950年2月1日到
达天津卫执行暗杀任务，先住在天
津八里台的耀明旅社。耀明旅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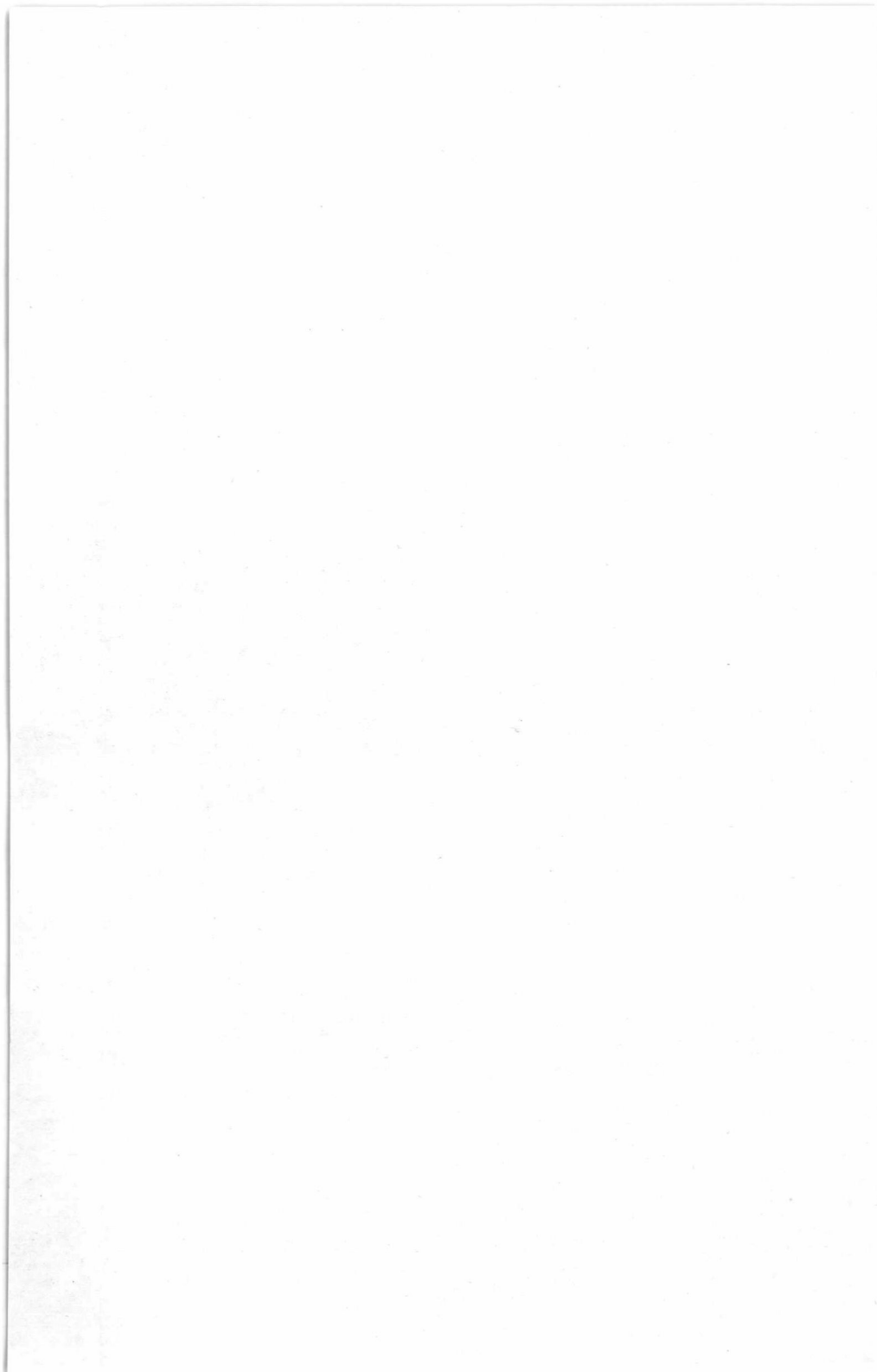
1964年拆

了，现在是
天津手表厂
的所在地。

刘婉香住下

后，便打听刘青山和张子善住哪儿。
要杀人总要先知道人在哪儿。





一、背景情况介绍

刘青山，男，曾任天津地委书记，卒年 37 岁；张子善，男，曾任天津地区行署专员，卒年 34 岁；两人因贪污，以及其他罪行，经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亲自批示，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刘、张死刑，于 1952 年 1 月 10 日下午 1 时在河北保定市执行枪决。此案被后人称为“共和国开国第一反贪大案”。事隔 59 年后，即 2011 年 5 月，天津作家李唯领受写作任务，拟将以此案为蓝本创作电视剧《开国第一刀》（暂名），特去河北省档案馆和天津市档案馆两地，调阅 50 余年前的封存档案。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字阅读中，在稍不注意就会滑过去的其中一本很次要材料的夹页里，李唯意外地读到了一段长达 9 页多纸的记录。这几页因年代久远墨迹已经消退淡化到快要认不出来的文字，记载了一桩当时此案的承办者和档案的整理者都认为不太重要，或者认为只是一个小小插曲的事件，所以他们会把这份原始记录随便塞在了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这段记录显示：1950 年 1 月，刘青山和张子善奉调进入天津正式主政天津地委和天津行署，国民党保密局华北地下工作站曾经招募过一名叫作刘婉香的特务对刘张二人实施暗杀。刘姓特务婉香一直将这一暗杀任务锲而不舍地执行到 1951 年秋天刘、张被捕之后。在刘、张被捕后数月内，刘姓特务婉香也被我公安机关捕获，后被处

决。这9页多纸的文字，是刘特务的审讯交代，其叙述之翔实，已经足以让李唯对其暗杀过程充分了解。

以上是背景情况介绍。下面是李唯根据其了解写成的暗杀过程始末。

二、刘婉香其人

刘姓特务婉香，男，河北省获鹿县（今河北省鹿泉市——李唯注）上庄镇大宋楼村人，农民。在1949年4月以前一直在村里务农，种棉花，也兼做骗匠，替本村也为邻村乡民骗猪，以及骗驴和马牛。主要骗猪。挣一些工钱或者不挣钱就挣一点粮食回来，用以养家糊口。人粗壮，敦实，黑糙，周身没有一点温婉的地方。之所以叫这样一个妩媚的名字，是河北获鹿这一带的民俗。获鹿乡间很多男人都起女流之名，譬如获鹿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悍匪叫贺燕玲，就是男起女名。刘姓特务婉香粗通一点文墨，能写自己的名字，以及能写骗猪之后收到工钱的收条，尽管有错别字，但文理还算通顺，这一点对于他日后能被招募做一名特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能写情报。刘特务用来写情报的这一点文化竟然是得益于共产党和八路军对他的教育。获鹿县当时在大的范围内属于共产党的晋察冀根据地，但不属于那种牢固的根据地，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来回占领来回拉锯的地方。在共产党占领获鹿的时候，共产党便给农民办扫盲班，刘婉香就是那时候参加扫盲班学文化的，他当时参加的目的就是为了日后骗猪挣工钱好写收条，当时也没想到日后会用来为国民党写情

报跟共产党为敌。刘婉香在审讯交代中对我公安办案人员说：“我对不住你们共产党教我认字儿！”这是交代材料上刘的原话，他说得很朴实。刘特务虽然是特务，身上散发着农民的朴素，属于农民特务。

刘姓特务婉香在1949年以前绝没想到要当特务，他甚至都根本不懂“特务”这俩字儿是什么意思。事情变故是在1949年的春天，刘婉香给邻村的一个大户人家骗一匹马，一匹口外的大菊花青，好马，因为手艺不精，在摘除马睾丸的时候把刀子上的铁锈蹭进了伤口里，感染了。几天后此马逝世，刘婉香便连夜离家逃跑，他怕主家让他赔马。刘婉香一直向北跑到了张家口，正碰上国民党保密局华北工作站在张家口满城贴招募告示招人当特务，那告示贴在学校，贴在饭馆里，贴在剃头店里，街头卖煎饼的摊子上也贴几张，还有贴在厕所墙上的，有点像现在到处贴着治疗尖锐湿疣和梅毒的广告，有点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意思。本来招募特务这事儿应该是暗地里秘密运作的，而且人选通常也是精中选精然后加以严格训练，不能像现在这样，如煤矿在招挖煤的，这简直就像是在全面进行特务大招工。这皆因国民党即将溃败，共产党即将进入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掌握政权。尤其是华北，马上面临解放，国民党极需招募大量的人来对掌握政权之后的共产党进行捣乱和破坏。所以萝卜快了不洗泥，就只能像大招工一样地来招特务了。这其实就是在招募捣乱破坏分子。国民党为此还采取了有奖招特务的办法，譬如剃头店的剃头匠师傅能说动来剃头的去当特务，每募得一名，给一块银元，每募得两名，给三块银元。用现在的话说，再多给几个百分点。

因此当时民间协助国民党招募特务的，众多！刘婉香就是站在小饭铺门前多看了几眼告示，就被小饭铺里做饭的一把抓了进去，死死攥着不放手，像死死攥住了大洋钱，苦口婆心地劝说刘婉香去当特务。

刘婉香同意当特务，因为他在张家口要挣钱吃饭。当时张家口都有人开始吃蝙蝠了，这是由于解放军当时包围张家口，围而不打，城里肉畜能吃的都吃了，再没吃的了，蝙蝠好歹也是肉。刘婉香在张家口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刘婉香同意当特务后，国民党方面对刘婉香等人进行了测试，毕竟这是招特务，无论怎样都要检测一下的。考试分知识问答若干和应用文一篇，知识问答包括诸如“国父是谁”、“三民主义是什么”以及“中国有多大”之类。应用文的写作是写借据一张，内容是跟邻居家借碗。国民党考虑到这些来当特务的大多是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因此出的题也尽量地平民化。对于“国父”和“三民主义”，刘婉香的回答是“不知道”，他在农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两个词儿；对于“中国有多大”，刘婉香想了半天回答说：“比大宋楼村大。”他认为中国肯定要比他老家的村子大，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是不是比张家口也要大，刘婉香不能确定，因此他没有把握地问国民党主持考试的人：“长官，中国是比张家口也大，对不？”国民党主持考试的人气得大骂，首先在语言上性侵刘婉香的母亲：“日……”又说：“中国要不比张家口大，中国又往哪里摆？就他妈你这种素质也来当特务！”刘婉香委屈地说：“长官你不要骂人嘛，我就是不知道，我才问你是不是比张家口也大嘛！”

刘婉香尽管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比张家口大，但他的素质

在来当特务的这些人里算是比较高的了，很多人比刘婉香还要更差，国民党骂他们骂得更凶。但国民党的长官在骂过这些人之后还是基本上全体录用，并根据人员的素质高低进行了任务划分。对比刘婉香还要差的，准备将来就派遣他们回街道进行潜伏，能在晚上溜出来贴个反动标语，能在街道里造点儿谣，比如说共产党要把女人的奶子都割了去造原子弹打台湾。这条谣言在建国初期的中国民间曾经广为流传，中国政务院(国务院前身。——李唯注)在1950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都曾经正式辟过谣。另外，还造谣说共产党的干部都喜欢耍派头背着手讲话，长期以来都习惯了，所以方便的时候也习惯背着手，也不扶生殖器，所以都尿到鞋上了，脏，埋汰，不讲卫生，等等。这些特务都识字不多，造的谣文化含量自然都不高，但总之能造点儿这样的谣，能败坏一下共产党，也有用。对比这些造谣者还要再差一些的，将来就派遣他们回各自的村里去当特务，当驻村特务，能在村里下药毒死两口猪，能在村头的水井里投点药，让村民们都跑肚拉稀，能放火烧几垄麦子，总之能给共产党添点儿麻烦，也是好的。国民党正值危难之时，正是用人之际，所以就不能太挑剔了。对刘婉香，国民党方面则另有考虑。刘婉香最突出的地方在他的应用文写作上，就是写借据。刘婉香向国民党的长官提出他能不能不要写借碗，因为他没跟邻居家借过碗，他自己家里就有碗，他跟邻居借过玉茭子面，他请求写借玉茭子面，用文学创作的话说，刘特务要求写作应该来源于生活。国民党的长官同意了。刘婉香一会儿就写完了借据，其中夹杂着错别字：“节(借)玉叫(茭)子面两升，等到收求(秋)还，

到时候，有玉叫（茭）子就还玉叫（茭）子，没有，就还豆子。”国民党长官看完后高兴了，这在来应试当特务的人里语文程度是最好的，将来能写情报。刘婉香因此就算是比较优秀的特务，党国准备委以重任。

刘婉香被确定录取为特务之后，国民党方面对刘婉香等录取者又进行了职业道德教育。所谓职业道德教育，大意是训诫刘婉香这些人说：既然来当兵，就知责任大，既然来当特务，就要好好当，要有职业道德，不能拿了特务经费之后一道金光就溜得不见了。国民党方面警告刘婉香等人说：如果卷款私逃，党国一定会再派特务去把你杀了。一拨一拨地派人去杀，直到杀掉你为止，党国有的是特务，我们的战友遍天下！刘婉香听得心惊肉跳，以至于后来他一直很有职业道德地做这个特务，从没有想过要拿了特务经费开溜。

进行完职业道德教育之后就是交代注意事项。国民党方面又告诫刘婉香等新特务们说：你们以后都是要打入共产党内部的。既然是要打入共产党内部，那么就要尽量做到和共产党员一个样，这样才能融入他们。既然是要做得像一个共产党员，那么有两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第一是不能贪腐，第二是不能淫乱，因为共产党特别强调反对搞这个。刘婉香等特务都不太明白，因为他们听不懂“贪腐”和“淫乱”这两个文化词儿是什么意思。国民党方面只好用这些贩夫走卒们听得懂的直白语言重新说道：就是第一不能贪钱，第二不能随便搞妇女，只能和自己的老婆睡觉，而且还要艰苦朴素，啥苦都是你先吃，啥甜都是老百姓先尝，这样才是共产党员！刘婉香等新特务们这才算有点懂了，然后都很感叹，说：做特务容易，做共

产党员难啊！

进行完职业道德教育和交代完注意事项之后不久，张家口解放了，国民党工作站带着刘婉香等特务转入地下待命；又过数月，整个华北都解放了，国民党赶紧把招来的人都派遣出去，根据水平高低分别派遣到不同的地方去，像适合回农村去当特务的，就赶紧都让回村，去给猪下毒。对刘婉香，国民党工作站考虑了一下，最后就说，让他去天津吧。天津在共和国开国初期还只是河北省下属的一个专区，像今天的河北保定地区一样，位置并不算太重要。如果是要暗杀河北省委的领导，譬如是要暗杀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同志，那就重要很多，那国民党方面就要派遣经过严格训练的专职特务去。而地区和县一级，因为专职特务太少，派遣不过来，只好派遣像刘婉香这样的业余特务去。国民党工作站的长官找刘婉香谈话，说：你去了天津以后，自己根据情况开展行动，贴标语散布谣言放火烧仓库都可以。如果能把共产党主政天津的长官杀了，在天津引起动乱，那更好不过了。同时告诉刘婉香：根据情报，共产党现在掌管天津的长官，一个是地委书记刘青山，一个是行署专员张子善，杀了这俩，党国有奖。

刘婉香提出了他的要求，说：那我要杀了这姓刘姓张的，我不要奖钱，这年头钱也不值钱，钱票儿都毛了，我要麦子。你们给我几车麦子，再雇车给我拉回获鹿县大宋楼村老家去。

国民党方面当即就说：可以给你麦子。麦子可以给你雇车拉回你老家去。杀了人就办。

刘婉香高兴了，说：那中，那我就去天津杀这俩孙子！

三、打入中共天津地委内部

刘婉香于1950年2月7日到达天津卫执行暗杀任务，先住在天津八里台的耀明旅社。耀明旅社在1964年拆了，现在是天津手表厂的所在地。刘婉香住下后，他便打听刘青山和张子善住在哪儿。要杀人总要先知道人在哪儿。刘婉香先向市民打听，见到街面上摆摊的、卖菜的、铜碗补锅的，甚至走道的路人，先向人家鞠一个躬，问一声大哥好，或者大姐好，然后问刘青山和张子善住在哪儿在哪儿办公，待问清后再上门去杀。这很不像一个特务的行径，倒很像是乡下人进城寻亲问道，但农民特务刘婉香确实确实就是这样开展他的特务行动的。刘婉香在天津八里台一带的大街小巷问了一个遍，可是这些市井小民都不知道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哪儿办公，很多人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两人。解放军当时刚进城，百姓对于共产党掌管天津的长官都还很陌生。同时共产党有严格规定严禁宣传领导，不像现在，大力宣传领导是每个城市宣传工作者的职责，每个城市的领导都是这个城市最著名的人，再小的城市都自办电视台，电视上有三天不见领导的身影，百姓会以为是电视坏了。

刘婉香到处打听不着，很有些着急，后来他就想到去派出所打听，有点像现在说的有困难找民警。这是第一个特务去向共产党的公安部门求助的。刘婉香当时去的是天津南开公安分局八里台派出所。进到派出所里，一个当班的警察，脸上有道刺刀挑过的疤，很凶悍，一看就是刚从战斗部队转业

下来的，正往墙上挂抗美援朝的宣传画。刘婉香向那刀疤脸的警察弯腰鞠一个躬，说：“警察大哥你好，俺来问问这个刘青山和张子善……”话刚说到这，刘婉香猛然住了口，接着冷汗不由得冒了出来，他猛然想到自己是个特务啊！作为特务，自己咋能到共产党的派出所来问事呢？有特务来向警察打问的吗？老鼠舔猫腓，这不是来找死吗？刘婉香刚当特务，他的角色意识还不是很强，他常常就忘了他已经不是农民而是特务了。刘婉香想跑，但腿软得跑不动，哆嗦着站在那里，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警察半天都听不到来人后面的话，很诧异，转过身来，看到的是满脸直淌汗的刘婉香，更诧异了，警察朝刘婉香走过来，问他：“我刚才听你问刘书记和张专员？你找他俩干啥？有啥事？”

刘婉香魂飞魄散，接下来他的动作就是把手伸到了兜里去，把国民党发给他的特务经费都掏了出来，给那刀疤脸的警察放在桌子上，同时很实诚地告知：大洋原先一共有七块来着，这一路来天津，打车票，打尖住店吃饭，花了一些，还剩六块半，都在这儿了，一点都没向共产党隐瞒，现在全部上交给共产党！刘婉香创造了国民党的一项纪录：他成为国民党历史上投降最快的特务。刘婉香后来被捕，在审讯他的时候，还专门提到了这一段，说他当时以为一定会让共产党枪毙了。

接下来发生的戏剧性一幕是，那警察看到刘婉香掏钱，愣了一下，接着哈哈大笑。刘婉香在这儿有一个笨拙的错误，但这笨拙的错误却极其精明地挽救了他。刘婉香以为那警察已经看出来他是来杀刘青山和张子善的，所以他就赶紧上交

特务经费，而没有交代他的行动任务，他认为用不着说。恰是他少说了这一句，那警察便以为刘婉香是城郊的农民，是在乡里受了什么欺负，专门来天津上访的，之所以见面就掏钱，是要把钱给他，让他帮着去找天津最大的长官，要告状打官司！站在那警察面前的刘婉香彻头彻尾就是一个农民，穿着大襟黑棉袄，头上绑着河北白洋淀一带的羊肚子手巾，手上全是锄头把磨出来的老茧，脸上的层层褶皱里嵌着仿佛永远也洗不净的污黑，这完全是冀中平原上凛冽的风一年一年雕刻出来的，是半点儿也伪装不来的，这是连国民党自己招募这批特务时都没想到的一个优势。这批特务全都是原汁原味，天然本色，完全不是后来银幕和戏台上的特务一律是贼眉鼠眼挂着特务相儿，因此反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甚至连刘婉香的惊慌和淌汗，也被那警察认为是老乡见了官差而本能地胆怯。那警察参军前也是种地的，对农民很亲，他忙把刘婉香掏出来的钱又给刘婉香装回兜里去，告诉刘婉香用不着！说有啥事情现在人民政府会给老百姓做主的。然后热情地告诉刘婉香：天津地委和行署就在天津杨柳青镇的石家大院，刘书记和张专员就在那里办公。那警察还给刘婉香画了地图，详细标好了路线，让刘婉香去找。

刘婉香宛若死里逃生！惊魂甫定之后，刘婉香出门去，用国民党发给他的经费在街上买了两斤桃子，回来要送给那警察，他要代表国民党谢谢共产党的帮助！刘婉香很诚实地让那警察把桃子收下。

那警察对刘婉香说：“大兄弟，共产党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我要不吃你一个，你会觉得我这人别扭，跟

老百姓见外，那我就吃你一个桃！”那警察就拣一个桃吃了。吃完桃，那警察从自己的午饭饭盒里拿出一个馍来，又对刘婉香说：“大兄弟，我吃你一个桃，你吃我一个馍。你要不吃，我不乐意！”那警察的馍里夹着肉末，天津人把这种馍叫作“肉龙”，比刘婉香一个桃要贵。

刘婉香吃着肉龙，哭了，共产党真好！作为一个骗猪的农民，从来没有长官和军警对他这样过。他想起培训时国民党长官说的共产党不贪钱的训言，感觉说得真是没错！刘婉香走出派出所的时候，碰上天津的学生在街上游行，庆祝天津解放一周年，学生高呼共产党万岁，刘特务也由衷地跟着喊了几句。这是第一个国民党特务喊共产党万岁的。刘婉香认为共产党应该万岁。

刘婉香按照八里台派出所民警画的地图，顺利地找到了杨柳青镇石家大院，果然刚成立的天津地委和行署就在那里办公，一对石狮子的门楼前有卫兵站岗。找到了刘青山张子善吃住办公的地方，刘婉香却发起愁来，看着哨兵伫立的石家大院，他想自己要咋样才能混进去呢？要打入不进去，找到了又有什么用！

刘婉香在杨柳青镇上毫无头绪地转悠了大半天。下午，碰到了镇上的一个坐地户，刘婉香向他去打问和讨教进石家大院的办法。那坐地户说不能白问，要先吃喝。刘婉香愤怒地想这孙子肯定不是共产党员！吃了刘婉香买的两个驴肉火烧和一碗驴杂汤后，那坐地户告诉刘婉香：想进石家大院，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刚成立的地委和行署机关要招大量的勤杂工，包括扫地的、烧水的、值夜守更的，以及给食堂